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一九·史部·傳記類

宋元學案一百卷首一卷(卷五十一至卷一百)〔清〕黃宗羲輯〔清〕全祖望訂補〔清〕馮雲濂王梓材校正…

Z664/09

# 宋元學案二

〔清〕

黃宗羲 輯  
全祖望 訂補  
馮雲濠 校  
王梓材 正

據清道光二十六年何紹  
基刻本影印原書板框高  
一七一毫米寬二六二毫米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弟 祖儉

子 喬年

大器子

紫微從孫

白水玉山三

山蒨氏門人

元城趙山謨

氏武夷橫浦

再傳

涑水二程榮

陽丁翁蔚山

和靖三傳

安定泰山濂

溪焦氏荆公

橫渠百源清

敏四傳

高平廬陵鄧

江西湖五傳

子 康年

從子 延年

舒行 別見梨齋學案

張渭 別見慈湖學案

宰哲 別見麗澤諸儒

祖泰

葉邽

樓昉

葛洪

喬行簡 並為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表

趙焯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為潛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燾

吳必大

王遇

陳孔順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姓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為梨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李大有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表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陳亮 別為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宋濂 見

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 別

滄洲諸儒學案

並呂學績

傳

劉靖之

並為清江學案

劉清之

別為邛劉諸儒學案

邛宿

子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郭良臣

並東萊同調子江

從子溥

從子溥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

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

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娶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

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連東萊學案

梓材案是卷謝

山修補詳盡

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

劉胡再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一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

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尚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褻

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

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

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

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

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

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

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

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

錄院檢討官重修徵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而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謀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似擬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積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運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開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在重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攷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雲漢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卷詳注東萊左氏傳讀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

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視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罔狼顧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即順之謂慙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為有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字只為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有悅君子便與詔小人無異九五字于嘉吉則雖無詔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為樂射為盜陌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間而人心多泯沒蓋以私意障蔽然雖有障



蔽而乘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畜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御難君之患常在于太自任臣之患常在于不自任、

君臣之閒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矣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會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四

遜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為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

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 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誦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過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泯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樞鑄之類是樂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五

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為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于舜之朝不為不孝知此則知振

鷲之詩 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熒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

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尙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

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于從容則是有樂而無禮一于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為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為法或失則教之以為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六

得之死則為樂祖祭于誓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縱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

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被晒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問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七

孔門惟顏子少有意而不乞之意子貢即有不言何進之憂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于前言在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習雅舊說為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

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關須深思欠關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以上重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皆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陳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尚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善是聖賢地位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八

而改過之為難所以言欲寬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會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為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會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會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為淳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為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淳

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祇自害耳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為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與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為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于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九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草芥寇讐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蓋為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啟發之理此初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論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楊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合九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于亡瑩中亦嘗因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

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思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

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為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以上孟子說

人不為技能所使者難吳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

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十一

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

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

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為

轉移之理以上史說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

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

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為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

厚翰晦為學須質厚

君臣之閒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于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為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你不得

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并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閒有萌動皆是不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

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于六經哉只緣

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十一

為學須是一鼓作氣閒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

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處兩不足之閒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畧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虛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補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于要的處或爾莽領畧于

疑滯處或遮護覆藏為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

平體察為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

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于大畜之所謂畜德

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亦復誤人

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僚屬義有所止易傳隨于嘉義最宜潛玩蓋恐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耳又賓主資稟皆明使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汎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為指示可也以上與張荆州

所以喋喋煩瀆正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

大凡人之為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為橈轍回禽縱低昂之用為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頹惰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改之八齣齟齬多此皆誠意未孚之

答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于人

邪說該行辭而闡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于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為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眾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所計然于本末先後之序為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論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從遊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言語警款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媚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媢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須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

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苦而不進也

日用閒精明新鮮時節嘗若不積而弛情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于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于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于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閒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為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于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畧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古

學者所以徇于偏見安于小成皆是用功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閒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以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惕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于不思或委曲求

濟而失于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遠從事夜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己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善類我微元氣滴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閒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為進德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五

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畧見髮髯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為緩但

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係養奸凶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

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過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論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論學之難高者其病墮于元虛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異端平者漫失其傳猶為博訓故勤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以上與朱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字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以上與周子充

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函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空癡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為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以上與劉子澄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脚次回首既無甚愧作隨時恬養足矣至于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勉之以上與滿叔玠

謹思明辨最為急務自昔所見小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為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頑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正是意篤見明于本分條路畧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淡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私意之根若尚有私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以上與陳君舉

喜事則方寸不凝是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以上與陳君舉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然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做不可勝言

辭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滑之使深者則有開矣願更留意于此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屆落之士以為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師之以正開之以漸先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處晏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捷要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愛之

井深心側正指汲汲于濟世者所以未為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為不豫哉殆可深玩也

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為不豫哉殆可深玩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六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七

祖望謹案此蓋諷同甫之累上書

春初之舉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為盡無憾觀論語說知及之上更有所謂守所謂池所謂動節大階級猶多此話甚長

比嘗思了了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于忠厚者視世間益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以為近厚語言也然于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不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係論至于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太

百圓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為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適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似有味吹淪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為伏槽循岸乃可貴耳

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倪出跨下路徑雖不同都欠不得幸深留意諺曰赤梢鯉魚就壘壘裏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令斷送事變豈有定哉

著書大是難事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有餘不敢盡之語以上與陳同甫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字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與陳正己

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與葉正則

門內若倘有可媿外雖奮振束勵終于無力

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格語法管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以上與郭善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與張仲圭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九

散漫歇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逸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于學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眾一意勇往者少故每倦倦于此也與周允升

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嘗有念戾始須消平覺有疑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于研索自研索而入于執者或反為累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娶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



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

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

芟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

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堂共講際

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

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

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為害事蓋過事望

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為矣要當反己盡

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

誠未至之明證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辛

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

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法附蘭溪醫者燒一兩耳傳

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

見愛之意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畧去拘

忌乃易就

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

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

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

與本體不相違背

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媿情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

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媿情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

日用省力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

當思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以上與潘叔度

為學工夫涵沈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為有得

天高地厚為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

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子用心剛而進學勇

以上答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求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以上與喬德瞻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壬

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誦釋乃百代為學通

法學者繼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

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懲德涸

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

統零碎之病以上與邢邦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

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

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

內弟曾德寬